

# 看不见的 嫌疑人



人生的结局总是无法预料，  
你以为是朝着希望前进，  
结果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。



生回 | 人挽 | 的何 | 控如 | 失该

海南出版社  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

姜钦峰

著

非外借

# 看不见的嫌疑人

姜钦峰 著

拨开人性的迷雾，真相令人不敢碰触。



海南出版社  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---

##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不见的嫌疑人 / 姜钦峰著. -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7.10 (2018.4 重印)

ISBN 978-7-5443-7540-5

I. ①看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1100号

---

## 看不见的嫌疑人

---

作者: 姜钦峰

监制: 冉子健

策划编辑: 冉子健 刘军民 陈娟

责任编辑: 孙芳

执行编辑: 朱庭萱

责任印制: 杨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蔡爱霞 郟亚楠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总社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: 570216

北京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15号瑞普大厦C座1802室

电话: 0898-66830929 010-64828814-602

投稿邮箱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7年10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7.75

字数: 246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43-7540-5

定价: 42.00元

---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

——《大般涅槃经》

# 目 录

- 楔子 全城戒备 // 001
- 第一章 雨夜 // 003
- 第二章 死亡时差 // 018
- 第三章 风波起 // 056
- 第四章 抓捕 // 097
- 第五章 现场重建 // 132
- 第六章 第三种可能 // 169
- 第七章 节外生枝 // 201
- 第八章 抉择 // 218
- 第九章 风烟俱净 // 256

深灰色思域在黑夜中穿行。

江枫独自驾车，驶入沿江快速道，再过几分钟，穿过东风大桥，就进入了东风市的闹市区。车灯照亮前方，公路两侧是葱茏茂密的绿色植物，树枝开始小幅摆动起来。外面起风了，看样子要变天了。江枫打开了收音机：

中央气象台 12 月 23 日 22 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：今年第 22 号台风“海马”的中心，24 日早晨 5 点钟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南偏东方向大约 230 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。

预计，“海马”将以每小时 2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，强度变化不大，将于 24 日下午在广东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。登陆后，“海马”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，强度快速减弱为热带低压。

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：预计，24 日 8 时至 25 日 8 时，广东中东部、福建西北部和中南部、台湾东南部、江西西部和中南部、安徽中部偏南、江苏中南部、上海、浙江东部沿海等地有大雨；上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，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，并伴有短时强降水。

听到台风消息，江枫颇有点隔岸观火的感觉。东风市是处在内陆中部的省份，与台风中心相隔千里，台风长途跋涉到此，已成强弩之末。此外，“海马”将给东风市送来一场久违的大雨，正好驱散连日笼罩在头顶的雾霾。天空这么脏，是该洗洗了，他想。

手机在响，江枫抬脚松油门减慢车速，右手离开方向盘，把收音机调至静音。他拿起手机，来电显示是刑警大队长万志强。

“万大。”

“嫌疑人身份查清了吗，怎么半天没消息？”

“查清了。我在路上，半个小时就到分局。”

“那就好。路上别赶，慢点开车。”

挂断电话，思域上了东风大桥。江枫再次打开收音机，主持人已播完气象预报，正在连线驻深圳记者：

最新消息：强台风“海马”正面袭击深圳的可能性较大，国家防总已召开防御“海马”异地视频会商会议。随着台风的临近和登陆，深圳市政府决定启动防台风和防汛1级应急响应，自24日零时起全市范围内实施停工停市停课，深圳始发的部分长途列车停运。各种应急救援物资已准备到位，公安、消防、急救等相关部门正严阵以待，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……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深圳全市总动员，如临大敌，全城戒备。

千里之外的东风市，夜色宁静。江枫忽然想起，明天就是平安夜，估计要在雨中度过了。

## 第一章 | 雨 夜

### 1

“我爱我们的倒霉工作，也爱这千疮百孔的世界！”

林小砚手持麦克风大声朗诵，另外两个女生立刻鼓掌欢呼。

12月24日，平安夜，大歌星KTV包厢内一派欢腾。

今晚林小砚请客，丁妍和乐乐是她的大学同学。林小砚采写的报道评上了全省十大法治新闻，被两个死党敲了竹杠。她们昨天就约好，除非天灾人祸，否则不准请假。

三个人，订了一个中包，说好不醉不归。

丁妍拿起红酒瓶，给乐乐倒满，再往林小砚的杯子里倒。林小砚眼疾手快，先把杯子抢到手里。丁妍拎着酒瓶，绕过茶几，走到林小砚身边：“今天你做东，不喝酒怎么行？”

“饶了我吧，等下我还要开车呢。”林小砚笑着求饶。

“你是东风市‘名记’，堂堂的首席大记者。你不找警察的麻烦，他们谢恩都来不及，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查你呀？”说到“名记”两个字时，丁妍故意加重了音量。

戴黑框眼镜的乐乐上来解围：“算了，别逼她，现在酒驾查得紧，别让咱们的林大记者在班房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平安夜。”



“呸，呸，呸！”丁妍狠狠地剜了她一眼，“瞧你那张烂嘴，就不会说点吉利的。”乐乐被她一顿抢白，脸色尴尬，不知如何反驳。

“都别争了，酒是一定不能喝的。”林小砚给自己的杯子倒满矿泉水，举杯道，“姐妹们，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。干杯！”三个酒杯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房间里暖气开得很大，三个人都脱掉了外套。

音乐前奏响起，是SHE的《不想长大》，丁妍赶紧拿起麦克风，一脸陶醉地唱起来。丁妍留着干练的短发，除了腰围比毕业前粗了点，演唱风格丝毫未变，无论什么歌从她嘴里出来，都是同一个调调。唱到一半，林小砚已忍无可忍，双手捂住耳朵，表情夸张地大声抗议：“救命啊！切歌，切歌！”

“切你妈的头啊，老娘偏要唱。”丁妍笑骂道，目光又转向电视屏幕，“我不想不想长大……”

一曲终了，丁妍拿着麦克风说：“下面有请今晚的主角，东风‘名记’，iPad小姐，为大家演唱，掌声鼓励！”说完，丁妍率先鼓起掌来。

这个丁妍，报复来得真快，林小砚暗想。

快到二十五岁的林小砚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皮肤白皙，五官匀称，一米六五的身高恰到好处。可惜人无完人，胸太平。“iPad”是班上男生偷偷给她起的英文名，着实让她自卑了好一阵。她悄悄试过各种丰胸秘方，肉倒是长了，却没长在胸部，把她惊出一身冷汗，终于死心。

既然不能让胸变大，那就让心灵变得更强大。人不能老跟自己过不去，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干下几碗心灵鸡汤，果然是满满的正能量。世界是平的，胸不平何以平天下？

林小砚唱了两首林忆莲的歌，声若天籁，婉转动人。她在大学就是实力唱将，简直能与原唱媲美。

麦克风大部分时间都在丁妍手中。乐乐不爱唱歌，缩在沙发里聊微信，眼睛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，运指如飞。林小砚从乐乐手里抢过手机，

硬把麦克风塞给她，乐乐追上去就打。

“你就放过乐乐吧，说不定人家又钓到大帅哥了。”丁妍笑道。

“老房子着火——烧起来没有救。”林小砚摇头叹息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果然说得没错。林小砚靠在沙发上，心里既兴奋又惆怅。很久没敢这么放肆了，三人都是大学同寝室的死党，互相见面，完全不用装。白天上班，大家都装得一本正经，此刻原形毕露，真有说不出的畅快。

林小砚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：“姐妹们，不早了，散了吧。”

“急什么，我还没唱过瘾呢。”丁妍双手紧握麦克风，生怕被人抢走似的。

“明天我要去参加案件发布会，得早点赶过去，遇上堵车就麻烦了。”

林小砚笑着解释。

“发什么大案了？”乐乐立即凑过来问。三人当中，乐乐最热爱八卦，听说有案子，马上来了精神。林小砚常想，乐乐不当记者真是浪费人才。

“听说是一个杀人案。”林小砚轻描淡写道。

“啊，好恐怖！”乐乐满脸兴奋。

丁妍也被吸引过来：“小砚，今天是怎么啦？从没见过你工作这么积极过。”

“血口喷人。”林小砚不客气地回敬。

“赶着去见江枫吧？”瞎子都能看出丁妍的不怀好意。

“你的想象真丰富。”林小砚低头把手机塞进包里。

“看着我的眼睛。”丁妍不依不饶，笑得意味深长，“老实交代，明天那个案子是不是江枫办的？”

“多管闲事。”林小砚推了丁妍一掌。

“你不否认，就是承认了。”丁妍笑得更加放肆了，“说起来，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唱歌，也得感谢人家。你得奖的这篇报道，主办刑警就是江枫，我没记错吧？他是你的命中贵人啊。”丁妍从没见过江枫，只是从林小砚嘴里听过这个名字，却说得活灵活现。

“人家是大侦探，哪瞧得上我这个小记者。”

“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！”丁妍继续烧火。

“去！看热闹的不嫌事大。”林小砚披上了外套。

乐乐站了起来，指尖顶了顶黑框眼镜：“得，我懂了，咱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能耽误人家去见男神。”

丁妍恋恋不舍地放下麦克风，抓起了沙发上的外套。

穿过狭长的过道，走到大厅，才发现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刚才三个人在包厢里疯得起劲，对外面的情况浑然不知。林小砚要先送她们回家，乐乐坚决不同意：“你又不顺路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打车回去很快就到了。”林小砚看了看天气，便不再坚持。

丁妍脸色微红，步伐已有些凌乱，脑子还算清醒，扶着林小砚的肩膀说：“慢点开，下雨路滑，路上别赶哈。”

“放心，我又没喝酒。”林小砚心里升起一股暖流。

“走啦，拜拜。”林小砚向丁妍和乐乐挥手再见，双手把黑色手袋举过头顶，一头扎进了雨中，向自己的车跑去。寒风刺骨，雨打在脸上，像针扎一样。

车内冷得像冰窖，暖气风速开到最大，吹出来的却是冷风。汽车驶出大门，路面积水反光，能见度很低，林小砚不敢开得太快。几分钟后，温度慢慢升上来，僵硬的手脚开始苏醒。林小砚感到一阵惬意，打开了音乐，是邓紫棋的《泡沫》。

好久没这么疯过了，林小砚意犹未尽，跟着节奏哼唱起来。唱到高潮部分，又调高了音量，脚下的油门随之加大。

汽车驶出市中心，在一个十字路口左转，进入迎宾大道。路面刚铺完柏油，各种道路设施还没装完，宽阔的马路上清冷寂静，车辆稀少，几乎看不到行人。前面右转弯上坡，林小砚深踩油门，准备一股作气冲上去，方向盘转的角度偏大了点，车轮越过了中心线。

突然，一个模糊的物体出现在视线内，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怪兽，向自己张牙舞爪地猛扑过来。林小砚睁大了惊恐的双眼，本能地抬脚踩刹

车，但是距离太近，为时已晚。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仿佛平地炸雷，火星四射，瞬间把黑夜撕成碎片。

浓重的火药味钻入鼻腔，她觉得似曾相识，仿佛在除夕夜从刚燃放过烟花的街道上路过。林小砚张开了嘴，却没来得及喊出声，眼前一黑，头一歪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## 2

雨仍在沙沙地下，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。

夜幕打开，又重新合拢，路面很快就恢复了宁静。一具女尸侧卧在马路边，鲜红的血从尸体下方汨汨地流出来，被雨水冲刷到路基下面，然后消失不见。

一辆深灰色本田思域向案发地点驶去。

“妈了个巴子，又是车祸！”王三牛坐在副驾驶座，勉强伸开双臂，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嘴巴张开，半天才合拢，“真搞不懂这帮孙子，难不成都闭着眼睛开车的？半夜都不消停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冬天的被窝让人无限留恋，半夜被叫起来确实很不爽，难怪王三牛会恼火。

江枫扶着方向盘笑道：“你小子有没有公德心，还想着睡觉，现场可能有人一睡不起了。”他笑起来嘴角略歪，眼睛依然紧盯前方。

江枫是东风市南湖公安分局刑警。王三牛是他的跟班小弟，入警不到半年，十足的“菜鸟”。案发当晚，正好是江枫这组值班，接到电话便立即赶往现场。

十多分钟后，就看到前方出现亮光。

几辆警车停在马路边，车顶上的警灯闪烁，穿透浓浓的夜幕，格外醒目，似乎在提醒过往的司机，这里刚刚发生过非同寻常的一幕。

接到事故报警后，交警首先到达现场，确认是死亡事故之后，再通知

技术员和刑警到场。中心现场已经封锁，只留下一条车道，供来往的车辆通行。两名穿着反光背心的交警站在马路中心线上，指挥来往的车辆小心绕行。

一辆蓝白相间的江铃全顺停在现场，车身上写着“现场勘察”四个大字。发动机并未熄火，车顶上的三盏探照灯同时打开，仿佛多了三个人造小太阳，把周围几十米照得亮如白昼。几名刑事技术员正在开展工作，测量、拍照、提取痕迹物证，而大雨让原本简单的工作变得艰难许多。

江枫靠边停车，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车上的电子钟，时间刚过零点。车门打开，寒风迎面袭来，像刀子一样刺进骨头。王三牛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顿时睡意全消。

两人各撑了一把黑伞，竖起衣领，微弓着身子，并肩向人群走去。

“江枫，我就知道，轮到你值班肯定要出事。”穿着雨衣的唐法医解下口罩，笑着同江枫打招呼。唐法医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，透出一股学究气，快五十岁的人，个头不高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年轻。

“这可不能怪我。”江枫笑道，“早知道会发案，今晚我就睡在马路上了。”为什么在这种悲剧的场合中，老是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？江枫也曾觉得奇怪，也许是在潜意识中需要缓解焦虑情绪吧。

后来听心理专家解释，他就释然了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一个警察在任职的头三年看到的人生悲剧，比普通人一辈子看到的还要多得多。普通人在四十岁之前，极少有机会见到尸体，而警察早已司空见惯。如果一个警察看见尸体就悲痛欲绝，道德上也许是正确的，职业水准却值得怀疑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江枫把目光移向肇事车辆。

“两车迎面相撞，一死一伤。”唐法医瘦削的脸上波澜不惊。

江枫环视四周，满地狼藉。一辆红色本田飞度趴在路边，车头的前半部分几乎没有了，靠驾驶室这边的车门已脱落，左前轮不知去向，玻璃碎片和各种零配件散落一地。黏稠的机油在地上缓慢地蜿蜒前行，像一条条黑色的怪蛇。

在飞度前方十多米远的地方，一辆银色大众宝来横在马路中央，车头被撞得稀烂，引擎盖高高卷起。

江枫向路边的尸体走去。离飞度车三四米远的地方，地上躺着一具女尸，呈侧卧姿势，两手伸直，腿部弯曲，就像一个熟睡的婴儿。女尸头部血肉模糊，散乱的头发被雨水打湿，紧贴在脸上，看不清容貌，尸体周围的雨水已被染成红色。江枫推测，可能是在两车相撞的瞬间，巨大的冲击力把她从驾驶室里甩了出去，当场死亡。

除了战场，最惨烈的就是交通事故现场，眼前的景象并未让江枫感到惊讶。从两辆车的损伤程度来看，死者应该是飞度车上的司机。宝来的车头虽然被撞坏，驾驶室却并未发生严重变形，看样子司机不至于丧命。

“宝来司机呢？”江枫转身问身边的唐法医。

“也是个女的，命大，只受了点轻伤，已被交警的弟兄控制起来，送到武警医院包扎去了。”唐法医说。

江枫心里有底了。像这种交通肇事案，事实清楚，因果关系明显，只要肇事司机没有逃逸，按部就班照法律程序办就行了。但是无论多么简单的案件，一定要到现场看看，这是他多年办案形成的习惯，不到现场走走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

事故地点位于迎宾大道海安化工厂门口路段。江枫对此地并不陌生，在这不到二百米的路段，被称为东风市的百慕大三角。“Z”字形弯道，连续两个小角度急转弯，已经极为凶险，再加上一个陡坡，简直就是鬼门关。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晚上，视线不良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。

交警部门向市政府打过好几次报告，请求把弯道拉直，陡坡削平。政府答应了拨款，组织各相关部门开过几次协调会，也派人到实地考察过，但是征地问题迟迟无法解决，只好拖着。

马路边上立着一块反光警示牌：“危险路段，请小心驾驶。此处已发生三起车祸，累计死亡四人！”

第五条人命，这块牌子又要改了，江枫看着警示牌，心中默念。

大雨滂沱，在探照灯照射下，雨线像牛绳一样粗。唐法医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抬头看了看天，把一个年轻警察叫到身边：“运尸车怎么还没到？得赶紧把尸体运走，现场条件太恶劣了，等会儿雨下大了更麻烦。”

“已经在路上，估计快到了。”

“估计，估计是多久？”唐法医瞪着眼睛说，“打电话，再催！”这种鬼天气，冻得人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说话。

年轻警察不敢再争辩，拿出手机，再次拨打电话。

十多分钟后，殡仪馆的运尸车到了，在交警引导下，开到尸体旁边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，骨瘦如柴，脸黑如锅底。唐法医背后叫他“黑无常”。

黑无常背手站立，瞟了一眼地上的尸体：“车钱谁付？先说好再动手，别到时候又扯皮。”

“先记分局的账，死者家属没到。”唐法医陪着笑脸说。

“你们公安局就是个‘老赖’，上半年的账还没跟我结清。”

“放心，我们那么大的单位，少不了你一分钱。”

“那也不能老拖着啊，现在农民工的工资都不准拖欠了。”黑无常翻着白眼说。

“行，明天一上班我就去找局长反映，抓紧落实。”唐法医早已习惯了黑无常的傲慢无礼，跟这种人谈什么理想道德、社会责任屁用都没有，供求关系决定社会地位，谁叫人家是垄断行业。

“告诉你们局长，下次再拖欠运费就别叫我了。”黑无常拿出钥匙，很不情愿地打开车厢后门，唐法医指挥两个年轻警察把尸体抬上了车厢。

唐法医上了自己的警车，跟着运尸车往殡仪馆方向开去，法医解剖室设在殡仪馆内，他要对人体做进一步检验。

“王三牛，上车。”江枫向停在路边的思域走去。交警和技术科的同事会清理现场，他必须尽快赶去医院，找到肇事司机做讯问笔录。

王三牛听到江枫喊他，急忙跑过去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摔了个狗啃屎，

爬起来才发现是踩到一块砖头。王三牛钻进车里，骂道：“妈了个巴子，这鬼地方真他娘的邪门，用脚走路都会出事故。”刚才那一跤摔得不轻，把手掌都擦破了。

江枫抽出两张纸巾给他擦手：“谁叫你走路不长眼睛，拉不出屎怨茅坑。”

“老大，哪天跟领导提提，像这样屁大点的案子，以后就别让咱们上了。”

“怎么，嫌案子小，配不上你？”

“这种案子老简单了，直接给交警办不就得了，让我们刑警上，简直是‘大炮打苍蝇’。”王三牛大言不惭。

“看不出来啊，王三牛，你小子身上毛都没长全，才破了几个案子，就敢‘背着手撒尿’了。”江枫揶揄道，“你以为你是谁，大侦探福尔摩斯啊？”

王三牛刚来不到半年，不了解内情。南湖区的交通肇事案，原来都是由交警部门负责侦办，但是近两三年，接连发生好几起逃逸案，均未破案。抓不到肇事司机，死者家属就反复上访，弄得局领导压力很大。后来局里研究决定，今后凡是发生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，全部交由刑警大队主办，交警协助。

江枫系上安全带，脚尖轻点油门，汽车发出一声低吼，向武警医院疾驶而去。

“今天是圣诞节，打算跟谁过？”王三牛擦干净手，换了个轻松的话题。

“还能有谁，陪我老妈呗。”

“我觉得那个女记者对你有点意思，可以约一下。”王三牛嘻嘻笑道。

“哪个女记者？”江枫问。

“还有哪个，《东风都市报》的林记者。”

“林小砚？”江枫扭头看他一眼，“开什么玩笑，她不找我麻烦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。”



“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江枫忽然觉得有点意思。

“眼神。”王三牛认真地说。

“眼神？”

“我注意过好几次了，她看你的眼神，跟看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出来？”

“这方面我能当你的师傅，相信我。”王三牛信心满满。

汽车开进武警医院大门，两人下车，直奔外科急诊室。两名穿警服的交警把守在门口，江枫问：“人在哪？”其中一个交警认识江枫，伸手朝里面指了指：“在里面，刚包扎完伤口。”

江枫推开玻璃门，目光在室内搜索。一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，低头坐在蓝色塑料椅子上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。那名女子听见开门声，同时抬头向门口张望。四目相对，江枫不禁目瞪口呆，一颗心仿佛就要跳出胸膛。

### 3

“江警官！”

“林记者！”

林小砚和江枫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。

除了尸体之外，案发现场通常还会出现三种人：警察、记者、围观群众。江枫最不愿跟记者打交道，因为对记者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有可能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。记者和警察就变成了攻守关系，林小砚每次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总是缠着江枫不放，令他头痛不已。

两人虽然经常见面，却并无私交。媒体记者面对警察多半处于强势地位，林小砚伶牙俐齿，偶尔还会嚣张跋扈，好几次逼得江枫下不了台。江枫并不讨厌她，但必须谨慎地保持距离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